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詩經傳說彙纂卷九

詳校官監察御史_臣曹錫寶

通政使司副使_臣英瞻萊覆勘

覆校官編修_臣沈清藻

校對官中書_臣朱圻

謄錄監生_臣曹師曾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詩經傳說彙纂卷九

豳一之十五

集傳豳國名

許氏謙曰豳即邠州豳之字為邠唐開元因改古文而改也

在

禹貢雍州岐山之北原隰之野

孔氏穎達曰禹貢雍州云荆岐

既旅原隰底績是岐山原隰屬雍州也

虞夏之際棄為后稷而封

於邠及夏之衰棄稷不務

韋氏昭曰棄廢也謂夏太康廢稷官不務

農

棄子不窋

竹律反

失其官守而自竄於戎狄之

閒不窋生鞠陶鞠陶生公劉能復修后稷之業

民以富實乃相土地之宜而立國於幽之谷焉

十世而太王徙居岐山之陽十二世而文王始

受天命十三世而武王遂為天子武王崩成王

立年幼不能蒞阼周公旦以冢宰攝政

孔氏穎達曰定

四年左傳云周公為太宰以左王室乃述后稷公劉之化作詩一

篇以戒成王謂之幽風而後人又取周公所作

及凡為周公而作之詩以附焉

劉氏瑾曰名之為幽實周公詩

耳周公作詩意在於幽而周公其他詩無所可
繫故因附之幽也○七月而後附以鵲鷄東山
者亦周公所作也附以伐柯破斧九
豨狼跋者衆人爲周公而作之詩也

幽在今邠

州三水縣邠在今京兆府武功縣

皇興表邠州
三水縣今邠

州三水縣屬西安府京兆府武功
縣今西安府武功縣並隸陝西

集說

班氏固曰昔后稷封邠公劉處幽太王徙
邠文王作鄴武王治鎬其民有先王遺風

好稼穡

務本業故幽詩言農桑衣食之本甚備

○孔氏

穎達曰此乃遠論幽公爲諸侯之政不

美王業之本不得入周召之正風又非刺美成

王不得入成王之正雅周公王朝卿士不得專

名一國進退既無所繫固其上陳幽公故爲幽

之變風○次之風後雅前者言周公德高於諸

侯事同於王政處諸國之後不與諸國為倫次
之小雅之前言其近堪為雅使周公專有此善
也○范氏祖禹曰幽風居於風雅之間何也風
之所為終而雅之所為始也變風終於曹思明
王賢伯之不可得於是次之以幽反之於周公
而後至於鹿鳴言周之所以盛者由周公也○
張子曰始於二南終於幽聖人所以為無窮也
○蘇氏轍曰幽公之詩一國之風也周公之詩
一人之事也皆非天下之政是故得為風不得
為雅也○楊氏時曰幽風周公詩也周公居攝
政由已出謂之雅則人臣之事而已謂之風則
周公非有國也而七月陳先公風化故并繫之
幽○金氏履祥曰篤公劉為召公所獻以備燕
饗之樂使成王知立國勤勞之故七月為周公
所陳以為矇工之誦使成王知故國衣食之原
故篤公劉列於雅而幽七月自為風○朱氏公

遷曰幽不先二南尊文王也不繼二南幽先岐後也不與王風相屬興衰非其類也文王致治

周公反正十五國風以是始終之則循環而為治世矣

七月流火

叶虎委反

九月授衣

叶上聲

一之日觴

音必

發叶方反二

之日栗烈

叶力制反

無衣無褐

音曷叶許例反

何以卒歲

或曰發烈褐皆如字

而歲讀如雪

三之日于耜

叶羊里反

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

叶獎里反

饁

炎輒反

彼南畝

叶滿彼反

田畯

音俊

至喜

集傳賦也七月斗建申之月夏之七月也後凡言月

者放此

張子曰七月之詩皆以夏正為斷○曹氏粹中曰公劉正當夏時所用者夏正也○劉氏

瑾曰凡詩中月數皆以寅月起數不特此詩為然也

流下也火大火心星也

鄭氏

康成曰大火者寒暑之候也火星中而寒暑退故將言寒先著火所在○許氏謙曰晉天文志東方心三

星天王正位也中星曰明堂天子位前星為太子後星為庶子

以六月之昏加於地

之南方至七月之昏則下而西流矣

劉氏瑾曰堯典云日永星火以

正仲夏蓋堯時仲夏日在鶉火故昏而大火中及周公攝政時凡一千二百四十餘年歲差當退十六七

度故六月而後日在鶉火大火昏中七月則日在鶉首而昏時大火西流於地之未位然此詩上述幽俗乃當夏商之時而言七月流火者蓋據周公時所見而言耳○朱氏公遷曰天傾西北故自東而西則曰

下而西流

九月霜降始寒而蠶績之功亦成故授人以衣

使禦寒也

范氏祖禹曰七月陰氣始盛而寒至九月則不可衣矣○朱氏公遷曰授者家長

以與家人也

一之日謂斗建子一陽之月二之日謂斗建

丑二陽之月也變月言日言是月之日也後凡言日

者放此

毛氏萇曰一之日十之餘也一之日周正月也二之日殷正月也○許氏謙曰詩中以日

言者雖為建子之義其實主於陽而言○朱氏倬曰數始於一而終於十故七月詩中言至十月而止而一陽生於子即以一之日言之蓋周之先公

朱子曰公劉以下太王以前先公之通稱已

用此以紀候故周有天下遂以為一代之正朔也

蘇氏

轍曰此言月者夏正也言日者周正也

屬發風寒也栗烈氣寒也

孔氏穎達

曰仲冬之月待風乃寒季冬之月無風亦寒○王氏安石曰風而寒尚非其至也無風而寒於是為至

褐毛布也歲夏正之歲也

范氏祖禹曰何以卒歲則又見二之日為歲之終也

于往也耜田器也

易繫辭斷木為耜揉木為耒○嚴氏桀曰釋文曰耜耒下耒也廣五

寸耒耜上句木也○濮氏一之曰耒耜可偏舉故周頌有略其耜畎良耜以起土者言之祭義天子諸

侯躬秉耒以手所執柄言之

于耜言往修田器也

毛氏萇曰三之日夏正月也幽

土晚寒于耜始修耒耜也○嚴氏桀曰西北溫晚寒當早也毛言幽土晚寒當謂氣候晚而多寒故耕事

遲舉趾舉足而耕也

毛氏萇曰四之日周四月也民無不舉足而耕矣

我家

長自我也饁餉田也田畯田大夫勸農之官也

孔氏穎達

曰釋言云畷農夫也孫炎曰農夫田官也郭璞曰今之嗇夫是也然則此官選俊人主田謂之田畷與農之大夫謂之農夫以王者尤重農事知其爵為大夫也

○周公以成王未知稼

穡之艱難故陳后稷公劉風化之所由使瞽矇朝夕

諷誦以教之

真氏德秀曰周家以農事開國成王幼沖周公作詩使瞽矇歌之庶幾王知小

民之依不敢荒寧蓋與無逸同一意也○許氏謙曰周禮注疏諷誦謂閭讀之不依琴瑟而詠也此

章首言七月暑退將寒

程子曰歲過中而將暮矣當有卒歲之具禦寒之備故以

七月流火為首故九月而授衣以禦之蓋十一月以後風氣

日寒不如是則無以卒歲也正月則往修田器二月

則舉趾而耕少者既皆出而在田故老者率婦子而

餉之治田早而用力齊是以田畷至而喜之也歐陽氏修

曰田大夫見其勤農樂業而喜此章前段言衣之始後段言食之始

二章至五章終前段之意六章至八章終後段之意

李氏樗曰惟九月既授衣則蠶月條桑八月載績所以為授衣之具也惟四之日既舉趾則十月納禾稼所以為田事之成也○劉氏瑾曰此章前段以七月言衣褐之所始二章至五章既終其意而復言穹室瑾戶之事後段以三之日言耕食之始六章至八章既終其意而并言蔬果祭享之事又皆所以廣此章衣食之意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先公教民周備民奉上命於七月之中有西流者是火之星也知是將寒之漸至

九月之中云可以相授以冬衣矣若不授冬衣則一日有飢發之寒風二之日有乘烈之寒氣此二日者大寒之時人之貴者無衣賤者無褐何以終其歲乎故至八月則當續也又幽人從君之敬三之日於是始修耒耜四之日悉皆舉足而耕其時我耕者之婦子奉饋食餉彼南畝之中耕作者田峻來至見其勤於農事則歡喜也○張子曰周人慮事有豫七月之詩常於半年前提擬故頻舉七月為言○范氏祖禹曰孔子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先王教民農桑以為衣食非以充欲所以備患也是故將言衣之本則著寒之候○民生本乎衣食天下之務莫實於此矣禮義之所以起孝悌之所以生教化之所以成人情之所以固也故勤儉之俗莫如幽風○朱氏善曰三陰之月陰氣始盛故於是而豫為禦寒之備三陽之

月陽氣始盛故於是而豫為治田之備先衣而後食故以七月為首也大寒之候在於丑月而圖之於建申之時收成之候在於酉月而慮之於建寅之日其為豫備可知若寒至而後索衣飢至而後索食則其為計亦晚矣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叶古郎反女執

懿筐遵彼微行叶戶郎反爰求柔桑春日遲遲采繁祁祁之巨

反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

集傳賦也載始也陽溫和也倉庚黃鸝也孔氏穎達曰即葛覃

黃鳥是也懿深美也遵循也微行小徑也毛氏長曰微行牆下徑也五畝

之宅樹柔桑穉桑也遲遲日長而暄也

孔氏穎達曰人在陽則舒

在陰則慘遇春暄則四體舒泰覺晝景之稍長謂日行遲緩故以遲遲言之

繁白蒿也所

以生蠶今人猶用之蓋蠶生未齊未可食桑故以此

啖之也祁祁衆多也

黃氏佐曰祁祁不獨田野之家為然而貴家大族亦無不

然所以衆也或曰徐也公子豳公之子也○再言流火授

衣者將言女功之始故又本於此遂言春日始和有

鳴倉庚之時而蠶始生則執深筐以求穉桑

王氏安石曰以

九月授衣也故春日然又有生而未齊者則采繁者

載陽則求桑而蠶

衆而此治蠱之女感時而傷悲

顧氏起元曰治蠱之時正昏姻之候故其

所感如此

蓋是時公子猶娶於國中而貴家大族連姻公

室者亦無不力於蠱桑之務故其許嫁之女預以將

及公子同歸而遠其父母為悲也

張子曰此意次於耕事者重昏嫁本

人情○曹氏粹中曰預有離親之感而傷悲亦忠厚也○劉氏瑾曰同歸者同親迎之公子而歸也其

風俗之厚而上下之情交相忠愛如此後章凡言公

子者放此

集說

孔氏穎達曰人之為衣絲帛為先故二章言女功之始養蠱之事一章之中而再言春日者先

言執篋養蠶因論女心傷悲感物但傷悲在蠶生之初陳之於求桑之下顛倒不順故更本春日采桑記傷悲之節所以再言春日也○范氏祖禹曰男莫不耕女莫不蠶則衣食之本立矣昏姻以時則男女正矣○輔氏廣曰舊說以女心傷悲為感春陽之氣而然則失之褻以殆及公子同歸為欲與公之女同歸則又失之僭且於下為公子裳為公子裘有礙故先生不取而以為許嫁之女預以將及公子同歸為憂而遠其父母為悲也不唯見當時風俗之厚而又於下文皆可通也夫后稷先公之世去周公亦遠矣而能體其民如此則當時之民痒痾疾痛周公又豈有不體之者乎所謂唯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而聖人之心能合天下為一體通古今為一息者周公之謂矣

○七月流火八月桂

戶官反

葦

葦鬼反

蠶月條

它彫反

桑取彼

斧斨

七羊反

以伐遠揚猗

於宜反

彼女桑七月鳴鵲

圭覓反

八

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為公子裳

集傳賦也萑葦即蒹葭也

毛氏萑曰蒹為萑葭為葦豫畜萑葦可以為曲也

蠶月治蠶之月

王氏安石曰蠶月非一月故不指言某月○程子曰蠶月當蠶長之月也

計歲氣之早晚不可指定幾月也○劉氏瑾曰蠶月雖不可指定某月然其既條取大桑復猗彼女桑大

約當在建辰之月蠶盛之時先儒或疑此詩獨闕三月蓋已具於蠶月之間矣條桑枝落之

采其葉也

朱子曰條而取之則蠶長而桑盛與求柔桑之時異矣

斧隋

駢妥二音登

穹斨方登

陸氏德明曰隋孔形狹而長登說文云斧孔也○孔氏穎達曰斨即斧也唯登孔異

耳遠揚遠枝揚起者也

孔氏穎達曰遠者謂長枝去人也揚謂長條揚起者皆

手所不及故枝落之而采其葉

取葉存條曰猗女桑小桑也

爾雅釋木女桑

棖桑郭璞注今俗呼桑樹小而條長者為女桑樹○黃氏震曰前云采桑指桑葉之小者此云女桑指桑

樹之小者

小桑不可條取故取其葉而存其條猗猗然耳

蘇氏轍曰猗長也葉盡則條猗猗而長也○曹氏粹中曰曰伐曰猗言取之無遺且有法也

鷦伯

勞也

孔氏穎達曰樊光曰少皞氏以鳥名官伯趙氏司至伯趙鷦也以夏至來冬至去○范氏處義

曰鷦仲夏始鳴至七月則鳴之極而將去矣○朱子曰鷦以七月鳴則陰氣至而衆芳歇矣鷦音相近

服虔陸佃以為題鷦即鷦也

績緝也

毛氏萇曰載績絲事畢而麻事起矣

玄黑而有

赤之色朱赤色陽明也

孔氏穎達曰以陽為明謂朱色光明也○王氏安石曰周

官染人秋染夏夏五色也蓋是時五色皆可以染也

○言七月暑退將寒而是

歲禦冬之備亦庶幾其成矣

呂氏大臨曰七月流火三章皆言丁寧之也

又當預擬來歲治蠶之用故於八月萑葦既成之際

而收蓄之將以為曲薄

孔氏穎達曰月令季春具曲植筐筥注云曲薄也植槌也

薄用萑葦為之

至來歲治蠶之月則采桑以供蠶食而大小

畢取見蠶盛而人力至也蠶事既備又於鳴鵲之後

麻熟而可績之時則績其麻以為布而凡此蠶績之

所成者皆染之或玄或黃而其朱者尤為鮮明皆以

供上而為公子之裳

嚴氏桀曰不敢言為幽公之裳而託言公子也

言勞於

其事而不自愛以奉其上蓋至誠慘怛之意上以是

施之下以是報之也

朱氏公遷曰此因在下者之情而上之所施者可見

以上

二章專言蠶績之事以終首章前段無衣之意

劉氏瑾曰

二章三章雖皆以終首章無衣之意而其意則益深遠蓋二章之終其意者推言暑退將寒而授衣其衣之成實始於春月之蠶桑此章又推言暑退之後是歲蠶桑之功既成而來歲蠶桑之備方始以至預言八月載績又皆預恐來歲之無衣焉其慮之遠而備之悉者如此

集說

孔氏穎達曰養蠶績麻是造衣之始故先言之染色作裳是為衣之終故後言之計蠶績所得

民亦自衣而特言公子裳厚重於其貴者故特說之○張子曰我朱孔陽則已欲為公子裳取彼狐狸則已欲為公子裘春日遲遲采桑祁祁則迨及公子同歸民愛幽公待之如家人其愛之深如此○朱氏善曰上章於春日而求桑以養蠶為今年授衣計也此章於八月荏葦既成而豫蓄之以為曲薄為明年養蠶計也上章求穉桑以養其始生者采白蒿以洗其未生者此蠶事之始也此章於桑之大者條取之桑之小者猗取之蠶盛而大小畢取此蠶事之成也蠶事既成又於鳴鵲之候而績其麻以為布蓋蠶之所成者可以供老疾給婚嫁奉君上而已非績麻以為布則固無以為少者壯者之供也蠶績皆成然後染之且以供上而為公子之裳其風俗之厚如此豈一日之積哉

○四月秀萼於遙反五月鳴蜩徒彫反八月其穫戶郭反十月

隕于敏反擇音託一之日于貉戶各反取彼狐狸力之反為公子

裘之反二之日其同載纘子管反武功言私其縱子公反獻

豸古年反于公

集傳賦也不榮而實曰秀萼草名王氏應麟曰四月秀萼諸儒不詳其

名惟說文引劉向說以為苦萼曹氏以爾雅本草證之知其為遠志蜩蟬也孔氏頴達曰方言曰

楚謂蟬為蜩宋衛謂之蜩蜩陳鄭謂之蜋蜩秦晉謂之蜩是蜩蟬一物方俗異名耳穫禾之早

者可穫也隕墜擇落也謂草木隕落也貉狐狸也于

貉猶言于報謂往取狐狸也

蘇氏轍曰十一月鳥獸

其狐狸以與公子為裘

同竭作以狩也

程子曰其同謂會聚共事也○朱氏公遷曰地

官小司徒云凡起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為羨唯田與追胥竭作注云唯田獵與逐捕寇盜則正卒羨卒

盡行焉

續習而繼之也

孔氏穎達曰繼續武事年常習之使不忘戰也

從一歲

豕豸三歲豕○言自四月純陽而歷一陰四陰以至

純陰之月則大寒之候將至

王氏安石曰陽生則言日陰生則言月四月正

陽也秀萸言月何也秀萸以言陰生也陰始於四月生於五月而於四月言陰生者氣之先至者也○段氏昌武曰秀萸言月即陽月之意見陰陽無截然間斷之理也

雖蠶桑之功無所不

備猶恐其不足以禦寒故于貉而取狐狸之皮以為

公子之裘也

真氏德秀曰上言織薄於秋求蠶於春躬蠶績之勞以為衣者無所不至猶恐

其未足也于貉為裘又有以相之

獸之小者私之以為已有而大者

則獻之於上亦愛其上之無已也此章專言狩獵以

終首章前段無褐之意

集說

鄭氏康成曰秀萋也鳴蜩也獲禾也隕擇也四者皆物成而將寒之候物成自秀萋始于貉者

時寒宜助女功其同者君臣及民因習兵俱出田也○孔氏穎達曰孟冬天子始裘自此之後臣民亦服裘也孟冬已裘而仲冬始捕獸者為來年用之天官掌皮秋斂皮冬斂革春獻之注云皮革踰歲乾冬乃

可用獻之以入司裘是其事也。○大司馬云仲冬教大閱遂以狩田是因習兵而田獵也。禮云仲冬此言二之日即是季冬也不用仲冬者幽地晚寒故習兵晚也。四時皆習兵而獨說冬獵者以取皮在冬且大閱禮備故也。○輔氏廣曰此章又自四月純陽說起以至十二月大寒之候取狐狸之皮以為公子裘而助布帛之用因并及竭力以冬狩大獸公之小獸私之以見其民奉上無已之情其同續武雖先公風化之使然抑以見武事之不可廢人情自有所不能已者故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誰能去兵。○錢氏天錫曰因天時之變而物化隨之寒於冬而萌於夏幽民早計如此蓋不止履霜而知嚴冰矣。○古者狩獵之禮以備武事故曰載績武功然幽民知狩獵耳不知其為武功也。狩獵不專為君但於勤生中有先公後私之義蠶績必獻一女之勤不敢忘君也。狩獵必獻一男之作不敢忘君也。

○五月斯螽

終音

動股六月莎

素和反

雞振羽七月在野

上叶

與反

八月在宇九月在戶

後五反

十月蟋蟀入我牀下

叶後反

八字句反

穹

起弓反

室

珍悉反

熏

許云反

鼠塞向瑾

音同

戶上

嗟我婦

子

叶茲五反

曰為改歲入此室處

集傳賦也斯螽莎雞蟋蟀一物隨時變化而異其名

動股始躍而以股鳴也振羽能飛而以翅鳴也

毛氏甚曰

斯螽蚣蝢也莎雞羽成而振訊之。○陸氏璣曰莎雞如蝗而斑色毛翅數重其翅正赤六月中飛而振羽

索索作聲。○嚴氏粲曰蟋蟀促織也解見唐蟋蟀

宇簷下也暑則在野寒則

依人

孔氏穎達曰月令季夏云蟋蟀居壁是從壁內出在野

穹空隙也室塞也

向北出牖也瑾塗也庶人簞戶冬則塗之

孔氏穎達曰簞戶以

荆竹織門以其通風故泥之也

東萊呂氏曰十月而曰改歲三正之

通於民俗尚矣周特舉而迭用之耳

蘇氏轍曰改歲十一月周正也

○曹氏粹中曰或曰夏曰歲歲星行一周也周曰年取禾一熟也此時豳人用夏正而於十月則言改歲者蓋其俗素以禾熟記歲功之成殘歲無復事矣故歲雖未終而謂之改歲也其後周人遂以十一月為正蓋本此○劉氏瑾曰歲字之義有以天時一周而言者有以正朔所紀而言者天時一周必始於孟春而終於季冬首章所謂二之日何以卒歲是也正朔所紀則子丑寅之迭建與此十月而謂改歲者是也

夫夏書有怠棄三正之語則自夏以前已有子丑之正是三正通於民俗其來既遠故幽公創國偏方亦有十月改歲之俗及至周有天下又因以為一代之正朔正如公劉徹田為糧之法其後亦為成周之徹法也

○言觀蟋蟀之依人則知寒之將至矣

李氏樗曰始而在野

既而在宇在戶皆自外而之內自遠而之近既入於牀下則近人而寒至矣

於是室中空

隙者塞之熏鼠使不得穴於其中塞向以當北風墜戶以禦寒氣而語其婦子曰歲將改矣天既寒而事

亦已可以入此室處矣此見老者之愛也

程子曰嗟我婦子歎

其勤勞歲事既終又復為改歲之事歲暮入居室也

○曹氏粹中曰既皆溫密矣然後以其婦子入處於

內 此章亦以終首章前段禦寒之意

集說

鄭氏康成曰自七月在野至十月入我牀下皆謂蟋蟀也言此三物之如此著將寒有漸非卒

來也改歲者歲終而一之日歲發二之日栗烈當避寒氣而入所宮室墜戶之室而居之至此而女功止○孔氏穎達曰月令云孟冬命有司閉塞而成冬此經宮室墜戶又在十月之下亦當以十月塞塗之矣云曰為改歲者以仲冬陽氣始萌可以為年之始若總言一歲之事則寒暑一周乃為終歲寒氣未過是為未終故上言無衣無褐不得終歲謂度寒至春二者意小異也從養蠶而至此時一歲之女功止故告婦子令之入室避寒也○王氏安石曰陰陽往來不窮而與之出入作息天地萬物性命之理非特人事也○楊氏時曰堯命羲和以昏中之星正四時鳥獸氄毛希革之類為之應七月所陳以倉庚鳴鵙為蠶

績之候以秀萸隕擇其穫為取皮之候以斯螽蟋蟀
為處室之候皆此意也。○朱氏善曰感時物之屢變
盡人事之當為幽民於衣食之奉必先老而後幼先
貴而後賤獨於改歲入室則老幼貴賤同之所以廣
其愛也

○六月食鬱及蓂

於六反

七月亨

普庚反

葵及菽

叔音

八月剝

普卜反

棗

叶音走

十月穫稻

叶徒苟反

為此春酒以介眉壽

叶殖酉反

七月食瓜

叶音孤

八月斷壺九月叔苴

七餘反

采荼

音徒

薪樗

勅書反

食

音嗣

我農夫

集傳賦也鬱棗屬蓂蓂

音纓

蓂也孔氏穎達曰鬱棗屬者是唐棗之類屬也

其樹高五六尺其實大如李正赤食之甜蓂蓂者亦是鬱類而小別耳二者相類而同時熟故言鬱蓂也

葵菜名

呂氏祖謙曰爾雅注曰葵承露也大莖小葉華紫黃色可茹

菽豆也剝擊

也

陸氏佃曰收束擊而落之齊民要術所謂全赤即收收法撼而落之為上是也

穫稻以釀

酒也介助也介肴壽者頌禱之詞也

毛氏萇曰春酒凍醪也肴壽豪

肴也

○孔氏穎達曰凍時釀之故稱凍醪人年老者

必有豪肴秀出者故知肴謂豪肴也○蘇氏轍曰養

老者必有酒以助養其氣○呂氏祖謙曰月令仲冬

麴藥必時注云古者穫稻而漬米麴至春而為酒

壺瓠也

劉氏彛曰枯者可為壺嫩者可供茹

食瓜斷壺亦去圃為場之

漸也叔拾也苴麻子也

孔氏穎達曰苴麻之有實者也下韋納穀有麻此言叔苴

者以麻凡月初熟拾取以供羹菜其在田收穫者猶納倉以供常食也

茶苦菜也樗惡

木也

孔氏穎達曰茶以為菜樗以為薪各從所宜耳

○王氏安石曰茶則苦菜非若葵之滑甘故以食農夫而已以樗不材故薪之也

○自此至卒章皆言農圃飲食祭

祀燕樂以終首章後段之意而此章果酒嘉蔬以供

老疾奉賓祭瓜瓠苴茶以為常食少長之義豐儉之

節然也

程子曰自六月食鬱及薁以下果蔬棗酒皆為養老之具七月食瓜以下皆為壯者之食

○陳氏鵬飛曰取縱以為私取斲以獻公上下之分著矣以美者養老以惡者自食長幼之義明矣

集說

王氏安石曰地無遺利矣故物不可勝用也○呂氏大臨曰衣裘具矣居室安矣老者之養不

可以無加也。農夫之勤其養，不可以不畜也。○曹氏粹中曰：周人貴親而尚齒也。○四章既言八月其穫矣，此章又言十月穫稻，則五穀之熟各隨其早晚耳。○朱氏善曰：果酒嘉蔬，非不可以及少也，而供老疾奉賓祭之意多。瓜瓠菹菜，老者未必不食也，而不可以為常。於以見食稻食肉，乃老者之常，而果酒嘉蔬則又於常食之外，專以此而致其助也。有常食以養之，而又有美味以助之，此豈人之老所以無凍餒也歟。

○九月築場圃

博故反

十月納禾稼

叶古護反

黍稷重

直容反

糲

音六叶六直反

禾麻菽麥

叶訖力反

嗟我農夫，我稼既同，上入執宮

功，晝爾于茅，宵爾索綯

徒刀反

亟

紀力反

其乘屋，其始播百

穀

集傳賦也場圃同地物生之時則耕治以為圃而種

菜茹物成之際則築堅之以為場而納禾稼蓋自田

而納之於場也

王氏安石曰無曠土故築場於圃。彭氏執中曰地無遺利也。

禾者

穀連藁秸之總名禾之秀實而在野曰稼先種後熟

曰重後種先熟曰稭再言禾者稻秫苽粱之屬皆禾

也

孔氏穎達曰禾是大名非徒黍稷重稭四種而已。麻與菽麥則無禾稱故於麻麥之上更言禾字以

總諸禾也。許氏謙曰麥非納於十月蓋總言農事畢耳。

同聚也

王氏安石曰言所納之備也。

宮邑居之宅也古者民受五畝之宅二畝半為廬在

田春夏居之二畝半為宅在邑秋冬居之功葺治之

事也

毛氏萇曰入為上出為下○程子曰遷入都邑之居也○王氏安石曰上入執宮功城中之宅

也中田有廬田中之廬也出而作於田入而休於室皆授之以時

或曰公室官府之

役也古者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是也

梁氏益曰周禮地官均人

職凡均力政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焉中年則公旬用二日焉無年則公旬用一日焉索綯

也綯索也乘升也○言納於場者無所不備則我稼

同矣可以上入都邑而執治宮室之事矣故晝往取

茅夜而絞索亟升其屋而治之蓋以來歲將復始播

百穀而不暇於此故也

王氏應麟曰楊泉物理論曰稻梁菽各二十種為六十蔬

果之實助穀各二十凡為百穀

不待督責而自相警戒不敢休息如

此

輔氏廣曰詩言民之趨於農功自然如此其亟故孟子引之以證其民事不可緩之說

呂氏

曰此章終始農事以極憂勤艱難之意

范氏祖禹曰天運而不息

人勤而不已故我稼既同則又將始播殖也

○王氏安石曰如易所謂終則有始者也

集說

朱氏公遷曰此章先言農之終事以起農之始事故以九月為始○朱氏善曰稼之既同若可

以少休也而即念夫邑居之當修屋之方乘若可以少緩也而復念夫農功之當始於其築而納之也有

以見其歡欣鼓舞之意於其亟而乘之也有以見其
勸勉戒飭之意事有始終而其憂勤艱難則無間於
始終此所以
為厚也歟

○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力證陰叶於四之

日其蚤音早獻羔祭韭音九叶九月肅霜十月滌徒力場

朋酒斯饗叶虛曰殺羔羊躋子奚彼公堂稱彼兕觥彭號

反叶古萬壽無疆

集傳賦也鑿冰謂取冰於山也沖沖鑿冰之意周禮

正歲十二月令斬冰是也左傳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於是乎取之杜

預注注閉也必取積陰之冰
所以道達其氣使不為災

納藏也藏冰所以備暑

也凌陰冰室也豳土寒多正月風未解凍故冰猶可

藏也蚤蚤朝也韭菜名獻羔祭韭而後啓之月令仲

春獻羔開冰先薦寢廟是也

鄭氏康成曰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覲

而出之祭司寒而藏之獻羔而啓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上章備寒故此章備暑

○孔氏穎達曰凌人十二月斬冰即以其月納之此言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即出之藏之既晚出之

又早者仲春陽氣出地始溫故禮應開冰先薦寢廟言由寒晚得晚納冰依禮須早開故也二月開冰君

始用之至於夏初出之乃頒賜臣下也○陸氏佃曰禮曰春行羔豚又曰春薦韭○黃氏一正曰司寒之

神藏冰時先以黑牡秬黍享之至開冰而又祭以羔韭也蘇氏曰古者藏冰發冰

以節陽氣之盛夫陽氣之在天地譬如火之著於物也故常有以解之十二月陽氣蘊伏錮而未發其盛在下則納冰於地中至於二月四陽作蟄蟲起陽始用事則亦始啓冰而廟薦之至於四月陽氣畢達陰氣將絕則冰於是大發食肉之祿老病喪浴冰無不及杜氏預曰食肉之祿謂在朝廷治其職事就官食者老致仕在家者是以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災霜電

癘疾不降民不夭札也

杜氏預白愆過也謂冬溫伏陰謂夏寒淒寒也霖雨為人

所患苦短折為夭夭死為札

胡氏曰藏冰開冰亦聖人輔相燮調

之一事耳不專恃此以為治也肅霜氣肅而霜降也

毛氏萇曰肅縮也霜降而收縮萬物
○呂氏祖謙曰邱氏曰肅嚴氣也

滌場者農事畢

而埽場地也兩尊曰朋鄉飲酒之禮兩尊壺于房戶

間是也

許氏謙曰儀禮鄉飲酒禮尊兩壺于房戶間
士冠禮注置酒曰尊今傳云兩尊壺恐傳寫

之誤○李氏如圭曰房戶間者房西
室戶東於堂為東西之中當兩楹間躋升也公堂君

之堂也稱舉也疆竟也

王氏安石曰於是乎可以
飲酒燕樂是謂燕饗之節○

張子曰此章見民忠愛其君之甚既勸趨其藏冰之

後又相戒速畢場功殺羊以獻於公舉酒而祝其壽

也

問民何以得升君之堂朱子曰周初國小君民相親其禮樂法制未必盡備而民事之艱難君則盡

得以知之成王時禮樂備法制立然但知為君之尊而未必知為國之初此等意思故周公特作此詩使

之因是以知民事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七章言收斂之事所以成首章也衣食已具卒章乃言備暑藏冰飲酒相樂皆是

先公憂民之風教○輔氏廣曰以介眉壽祝其親也萬壽無疆祝其君也周之先公以農桑教民而使民給足於衣食然未嘗以為惠也周之民亦自力於農桑之事以樂其生至於歲終休暇之時則殺羊為酒

祝君之壽以致其尊君親上之誠亦未嘗以為是足以報其上也上以誠愛下下以誠事上而兩不知其所以然此所謂皞皞如也○朱氏善曰鑿冰藏冰其供上役也為甚勤肅霜滌場其畢農功也為甚速故其開冰也獻羔祭韭以薦寢廟君既得以致其誠孝於神其務閑也殺羊舉酒而祝其壽民復有以致其忠愛於君可謂上

下相親之甚矣

總論

孔氏穎達曰民之大命在溫與飽八章所陳皆論衣服飲食首章為其總要餘章廣而成之絲

麻布帛衣服之常故蠶績為女功之正皮裘則其助黍稷菽麥飲食之常故禾稼為男功之正菜果則其助養蠶時節易過恐失其時殷勤言之故二章三章皆言養蠶之事耕稼者一年之事非時月之功民必趨時不假深戒首章已言其始七章略言其終不復說其芟耨耘耕之事故男功之正少女功之正多也

絲麻之外唯有皮裘可衣者少黍稷之外果瓜之屬
可食者多故男功之助多女功之助少也先公之教
急於衣食四章之末說田獵習戎卒章之初說藏冰
禦暑非衣食之事而言之者廣述先公禮教具備也
閒於政事然後饗燕卒章說飲酒之事得其次也○
劉氏彙曰此詩所記苟非井邑其民鄉黨其教各有
正長部分司其歲功未易集也○程子曰此詩多陳
節物大要言歲敏之遷人事當及時耳所言或與月
令異者月令多舉其始此但言其有時不必始有也
○朱子曰使成王知其積累之艱難如此而思奉承
之不易且以見已之所以當國而不辭之意○輔氏
廣曰虞夏之際洪水之害始除鮮食艱食既奏而民
始可以得食桑土既蠶而民始可以得衣又得后稷
公劉有以教導而輔翼之其於蠶績耕稼之事使之
早戒預備則民皆得其所而尊君親上之心以生養
老慈幼之禮自行食力用節而奢侈之意未萌誠實

相與而機械之事未作此是民生最好底時節故周公述其事而作詩欲使成周之俗如此方是慊快今觀雅頌大田良耜諸詩及後來刑措四十年而不用則亦既得之矣非聖人其孰能與於此哉

七月八章章十一句

集傳周禮籥章中

音仲

春晝擊土鼓敝

音吹

豳詩以

逆暑中秋夜迎寒亦如之即謂此詩也

鄭氏康成曰杜

子春云上鼓以瓦為匡以革為兩面可擊也吹之者以籥為之聲七月言寒暑之事迎氣歌其類也迎暑以晝求諸陰陽迎寒以夜求諸陰王氏曰仰觀星日霜露之

變俯察昆蟲草木之化以知天時以授民事女

服事乎內男服事乎外上以誠愛下下以忠利
上父父子子夫夫婦婦養老而慈幼食力而助
弱其祭祀也時其燕饗也節此七月之義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此詩主意於幽之事則所陳者處幽地陳先公公劉太王之等耳不陳

后稷之教今輒言后稷者以先公修行后稷之教故以后稷冠之○嚴氏粲曰七月陳幽民農桑之事而首序謂之王業猶孟子謂之王道也蓋周以農事開國而幽者豐鎬之基也周公因管蔡流言將壞成業念先公之初艱難積累歷十數世之久以致今日何忍一旦壞之所以感悟成王也

王也

鷓鴣鷓鴣既取我子

又叶入聲

無毀我室

又叶上聲

恩斯勤斯鷓

由六反

子之閔

叶肴反

斯

集傳比也為鳥言以自比也鷓鴣鷓鴣

音休

惡鳥攬

俱縛反

鳥子而食者也

爾雅釋鳥鷓鴣鷓鴣郭璞注鷓鴣類○呂氏大臨曰鷓鴣惡聲之

鷓鴣為巢為鷓鴣蓋巢之類

室鳥自名其巢也恩情愛

也勤篤厚也鷓養閔憂也○武王克商使弟管叔鮮

蔡叔度監於紂子武庚之國武王崩成王立周公相

之而二叔以武庚叛且流言於國曰周公將不利於

孺子

問周公使管叔監殷豈非以愛兄之心勝故不敢疑之耶朱子曰若說不敢疑則已是有可疑

者矣蓋周公以管叔是吾之兄事同一體今既克商使之監殷又何疑焉非是不敢疑乃是即無可疑之事也叔重因云孟子所謂周公之過不亦宜乎者正謂此也曰然

故周公東征二年

乃得管叔武庚而誅之而成王猶未知公之意也公乃作此詩以貽王託為鳥之愛巢者呼鷦鷯而謂之曰鷽鷽鷽爾既取我之子矣無更毀我之室也以我情愛之心篤厚之意鬻養此子誠可憐憫今既取之其毒甚矣況又毀我室乎以比武庚既敗管蔡不

可更毀我王室也

問既取我子無毀我室解者以為武庚既殺我管蔡不可復亂王室

畢竟是當初管蔡挾武庚為亂朱子曰詩人之言只得如此不成歸怨管蔡

集說

程子曰鷓鴣喻為惡者子喻管蔡室喻王室管蔡骨肉而與之為亂是既取我子矣毋更毀壞

我王室也○黃氏樵曰鷓鴣破羣鳥之巢而食其子鳥護其巢呼而告之曰我養子之勤營巢之勞其所積累盤聚纏綿固蒂者非一日矣而汝其毀我之成巢乎其意謂周自后稷開基公劉篤烈太王肇基王迹王季勤勞王家文武經營內外之治武庚既逞其姦於管蔡而復欲并王室而毀之也

○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

音杜徒古反

綯

直留反

繆

莫侯反

牖

戶

後五反

今女

音汝

下民或敢侮予

叶演女反

集傳比也迨及徹取也桑土桑根也

陸氏德明曰王
韓詩作杜方言

云東齊謂
根曰杜

綢繆纏綿也牖巢之通氣處戶其出入處

也○亦為鳥言我及天未陰雨之時而往取桑根以

纏綿巢之隙穴使之堅固以備陰雨之患則此下土

之民誰敢有侮予者亦以比已深愛王室而預防其

患難之意故孔子贊之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

其國家誰敢侮之

朱氏公遷曰有備則無患此為治
之大法也朱子引之以見周公善

於為治
如此

集說

張氏栻曰鳥於天未陰雨而徹桑土葺牖戶是猶於國家安泰之日而經理備預者也蓋消息

盈虛之相盪安危治亂之相承理之常然非知幾者孰能審微於未形而禦變於將來哉○輔氏廣曰言已之深愛王室先事為備以防禍亂之意疑當時流言必以為周公平日勤勞皆是自為已謀故周公言此以曉成王也○朱氏得之曰取子出於意料所不及則下民之侮安知其必無情之切而急慮之遠而

也周

○予手拮

音拮

音拮

予所拮

反活

荼予所蓄租

反子胡

予口

卒瘞

徒音

曰予未有室家

叶古

胡反

集傳比也拮据手口共作之貌

毛氏

長曰拮据

拮据

拮据

拮据

孔氏穎達曰說文云撝撝撝謂以手爪撝持草也

撝取也茶荏

音九茗

迢可藉

巢者也

孔氏穎達曰七月傳云藨為荏此言荏茗謂藨之秀穗也出其東門箋云茶茅秀然則茅

藨之秀其物相類故皆名茶也

蓄積租聚也

王氏安石曰與租賦之租同

卒盡瘠

病也室家巢也○亦為鳥言作巢之始所以拮据以

撝茶蓄租勞苦而至於盡病者以巢之未成也

朱子曰詩

詞多是出於當時鄉談雜而為之如鴟鴞拮据撝茶之語皆此類也○輔氏廣曰拮据手口共作撝茶蓄租則其所作之步也先言手之法

拮据終言口之卒瘠亦言之法

勤勞如此者以王室之新造而未集故也

集說

蘇氏轍曰以手捋茶則至於拮据以口蓄租則至於卒瘡予所以勤勞病痺而不辭者曰予未

有室家故也奈何既成而將或毀之哉

○予羽譙譙

反在消

予尾脩脩

反素彫

予室翹翹

反析消

風雨

所漂

反匹遙

搖予維音嘒嘒

反呼堯

集傳比也譙譙殺

反色界

也脩脩敝也

孔氏穎達曰鳥之羽尾疲勞之

狀

翹翹危也嘒嘒急也

鄭氏康成曰音嘒嘒然恐懼告愬之意

○亦為

鳥言羽殺尾敝以成其室而未定也風雨又從而漂

搖之則我之哀鳴安得而不急哉以比已既勞悴王

室又未安而多難乘之則其作詩以喻王亦不得而
不汲汲也

集說

程子曰予羽尾殘敝然後成室既其成就之勞

秉而意切也。○劉氏瑾曰上章及此周公自比其勤
勞如此者蓋公以貴戚大臣宗社安危繫於其身者
非一日矣成王既惑於流言則夫自言其勞而不為
誇謂王室為予室而不為嫌良以嘵嘵之音出於忠
愛之情所不能已也

總論

程子曰管蔡流言及叛是亂也成王幼而未知

壞之意以悟王心此周公出征救亂之心作詩之志
也。○輔氏廣曰成王之疑不釋則周之為周末可知

也此詩辭哀意切至為禽鳥之語以感動之不啻如
慈母之誥教子弟而斬其悔悟仁之至義之盡也○
劉氏瑾曰此詩歸罪於武庚而於三叔則有憫恤之
意蓋為親者諱也如書之大誥亦然此皆兄弟私情
見於立言之際然而公義則不可掩故史臣於書既
曰管叔及其羣弟流言於國又曰周公位冢宰羣叔
流言乃皆以公義直書之者也○朱氏善曰鴟鵂之
於衆鳥有攫其子而食之者矣而鳥不廢其生育之
勤也有毀其巢而破之者矣而鳥不廢其補葺之勞
也蓋子之殘而室之毀者禍患之不測也養育之勤
而補葺之勞者已分之當為也豈可以禍患之或至
而遂廢其室家嗣續之常理也哉若武庚之敗管蔡
則比之於鳥雖取其子猶未能毀其室也而纏綿補
葺之勤周公果可以辭其責耶於是拮据於是蓄租
於是手口交病卒之羽殺尾敝以成其室而未
安也則其作詩以遺王亦不得而不汲汲矣

鷓鴣四章章五句

集傳事見書金縢篇

金縢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

不利於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於後公乃為詩以貽王名之曰鷓鴣王亦未敢誚公○孔氏安國曰周公攝政其弟管叔及蔡叔霍叔乃放言於國以誣周公以惑成王三叔以周公大聖有次立之勢遂生流言孺稚也稚子成王辟法也告召公太公言我不以法法三叔則我無以成周道告我先王周公既告二公遂東征之二年之中罪人此得成王信流言而疑周公故周公既誅三監而作詩解所以宜誅之意以遺王王猶未悟故欲讓公而未敢○朱氏公遷曰事本金縢說從孔氏故以居東為東征以

鴟鴞為作於致辟管蔡之後也至蔡氏書傳乃
朱子晚年之說又從鄭氏改讀弗辟之辟為避
而與此說不同但詩言既取我子則武庚已敗
管蔡管叔既已受誅矣今讀鴟鴞不必求合於
蔡氏書傳也

集說

歐陽氏修曰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政管

蔡疑其不利於幼君遂有流言周公乃東
征而誅之懼成王之怪已誅其二叔乃序其意
作鴟鴞詩以貽王此金縢之說也其義簡直而
易明鄭乃謂武王崩成王即位居喪不言周公
以冢宰聽政而二叔流言且冢宰聽政乃是常
禮二叔何疑而流言也金縢言周公居東二年
罪人斯得謂東征二年而得三監淮夷叛者誅
之爾鄭乃謂二叔既流言周公避而居東者二
年又謂罪人斯得者成王多得周公官屬而誅

之且周公本以成王幼未能行事遂攝政若避
而居東則周之國政成王當自行之若已能臨
政二年何又待周公歸攝乎刑賞國之大事也
周公國之尊親大臣也使周公有閒隙而出避
成王能以周法刑其尊親大臣之屬周公復歸
其勢必不得攝且周公所以攝者以成王幼而
不能臨政爾若已能臨二年刑其尊親大臣之
屬則周公將以何辭奪其政而攝乎矧周公誅
管蔡前世說者多同而成王誅周公官屬六經
諸史皆無之可知其臆說也○曹氏粹中曰周
公之志在於卒寧王之圖事成寧考之圖功而
已成王惑於流言而疑周公將敗厥功亂孰甚
矣故作鴟鵂以救之陳鵬飛論管蔡流言之意
是矣以為周公避居於東都則不然蓋羣叔與
周公皆文王子武王弟也武王崩時成王方十
三管叔於兄弟之次最長而周公身自居中專

政乃使管蔡外監商民內懷不平反與武庚謀圖周公遂挾之以叛故祝鮀曰管蔡啓商基間王室金縢曰云云是周公至東都已誅管蔡而成王疑尚未解故周公作此詩冀以覺悟王意則鴟鵂詩固作在誅管蔡後也鄭氏以辟音避謂周公避居東都陳鵬飛取之因謂成王方疑周公周公不宜逞怒於成王遽誅流言之黨故謂東征在成王既迎周公之後其言與金縢之序不合且大誥曰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是周公即以王命誅之初無避疑之事也又蔡仲之命曰惟周公位冢宰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於商金縢之弗辟蔡仲之致辟其為誅殺一也夫武王與周公共致天下方集大統以全盛之神器付之孺子以有周公故也而羣叔挾仇敵外叛將復反鄙我周邦周公任其顧託豈當畏避小嫌坐視宗社之顛覆哉其曰我

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蓋言先王以此顧託
於我我不討定其亂則無以告我先王苟為避
之而已何用告我先王而東山之役又何用戰
士為哉且成王疑雖未解而太公召公在內與
周公同心左右王室且破斧之所以美周公者
專言其征四國之亂為大為嘉為休則周公之
東為討罪人無疑也○朱子曰管蔡流言使成
王疑周公周公雖已滅之然成王之疑未釋則
亂未弭也故周公作此鵠鴉之詩以遺王而告
以王業艱難不忍毀壞之意所以為救亂也○
蔣氏惲生曰殷亡而周興革命之後殷民洵
未靖也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行天子之事三
叔流言語侵成王周公此誠家國重事周公不
即遏絕禍萌而避嫌疑退居散地三叔乘殷民
之未靖挾武庚以叛設或張皇則天下安危之
寄寧忍優游坐視而託之他人乎故辟字作致

辟說於一時
事理為長也

附錄

孔氏穎達曰鄭以為武王崩周公為冢宰三年服終將欲攝政管蔡流言即避居東

都成王多殺公之屬黨公作鵠鴉之詩救其屬臣請勿奪其官位土地及遭風雷之異啓金滕之書迎公來反乃居攝後方始東征管蔡○朱子曰弗辟之說只從鄭氏為是向董叔重得書亦辨此一時信筆答之謂當從古注說後來思之不然三叔方流言周公處骨肉之間豈應以片言半語遽然興師以征之聖人氣象大不如此又成王方疑周公周公固不應不請而自誅之若請之於王亦未必見從雖曰聖人之心公平正大區區嫌疑似不必避但舜避堯之子禹避舜之子自是合如此或謂周公居東不幸成王終不悟不知周公又如何處愚謂公亦惟

盡其忠誠而已矣。○問鷓鴣詩其詞艱苦深奧，不知當時成王如何便即理會得？曰：當時事變，在眼前，故讀其詩者便知其用意所在。自今讀之，既不及見當時事，所以謂其詩難曉。然成王雖得此詩，亦只是未敢誚公，其心未必能遂無疑。及至雷風之變，啓金縢之書，後方始釋然開悟。

崇史記魯世家云：成王少在襁褓，葆之中。周公恐天下畔，乃踐阼代成王攝行政。當國管叔及其羣弟流言於國，曰：「周公將不利於成。」王周公乃告太公望、召公奭，曰：「我之所以弗辟而攝行政者，恐天下畔周，無以告我先王。」所以為之若此。於是宰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就封於魯，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成王命，興師東伐，作大誥，遂誅管叔，殺武庚，放蔡叔。乃為詩貽王，命之曰：「鴟鴞。」自史傳而外考之，蔡以

上諸書竝無周公避居於東而成王有誅周公官屬之事且其時未營洛邑鄭何以云東都也孔安國在西漢武帝時治尚書起家司馬遷嘗從安國問故班固云遷書載金滕諸篇多古文說鄭康成在東漢末其說未審所出故漢唐諸儒皆不從之朱子傳詩初從古注及覆蔡沈書說數條云弗辟之說只從鄭氏為是於是蔡沈遂謂居東二年東征往返又是三年此又從鄭氏避之一說而衍之亦非有所本也總之朱子晚年復蔡之說義極正大然卒未曾追改詩傳或尚未決今亦仍其舊注而不易云

我徂東山惴惴

吐刀反

不歸

無韻未詳

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我

東曰歸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

戶郎反

枚

叶謨悲反

蜎蜎

烏玄反

者蠋

音蜀

烝在桑野

叶上反

敦

都廻反

彼獨宿亦在車下

叶後
五反

集傳賦也東山所征之地也

嚴氏絜曰三監在周之東周公自西徂東以征

之軍屯必依山為固故以東山言之

惱惱言久也

陳氏鵬飛曰惱慢也育流而不止之意

零落也濛雨貌

呂氏祖謙曰說文曰濛微雨也

裳衣平居之服也

子程

曰治歸裝也○范氏祖禹曰征役久則衣敝制彼裳衣歸士之情也

勿士行枚未詳其

義鄭氏曰士事也行陣也枚如箸

許氏謙曰箸從竹遲據反今俗作筯

銜之有繮

許氏謙曰繮周禮釋文胡卦胡麥二反微也

結項中以止語也

鄭氏康成曰軍法止語為相疑惑也○徐氏鳳彩曰行以束伍枚以止囂所謂軍旅之事也

娟娟

動貌蠋桑蟲如蠶者也

孔氏穎達曰釋蟲云蛺蝶蠋郭璞曰大蟲如指似蠶

烝

發語辭敦獨處不移之貌此則興也○成王既得鵠

鵠之詩又感雷風之變始悟而迎周公於是周公東

征已三年矣既歸因作此詩以勞歸士

朱氏公遷曰上篇言東征

二年此言東征三年二說不同蓋謂東征之後凡二年其往來首尾則三年也

蓋為之述其

意而言曰我之東征既久而歸途又有遇雨之勞

范氏

祖禹曰人之情憚往而樂歸於其歸猶憫其遇雨則其往可知也

因追言其在東而

言歸之時心已西嚮而悲

蘇氏轅曰東征之士皆西人也其心念西而悲其室

家○季氏本曰大抵軍士思家之情在久住之處猶或可忍歸心已動而未至則其情尤切故東歸矣而復言西悲也於是制其平居之服而以為自今可以勿為

行陳銜枚之事矣

呂氏祖謙曰歸士之情自幸全身而歸願勿從事於行陳也所謂敏

其情而閱其勞

及其在塗則又覩物起興而自歎曰彼蜎蜎

者蠋則在彼桑野矣此敦然而獨宿者則亦在此車

下矣

孔氏穎達曰蠋在桑野是其常處實非勞苦似有勞苦軍士獨宿車下則實有勞苦以不實喻

實者取其其在桑野在車下其事相類故也○王氏安石曰古用車戰戰則將卒有所蔽倚止則為營衛與塹柵無以異兵械衣服之屬皆可以載其中

集說

董氏直曰我徂東山記其地也惱惱不歸記其

○嚴氏繁曰此設為軍士自道之辭行役軍以雨為

苦言雨之濛濛形容得羈旅愁慘之意我自東言歸

行而未至我心念家之在西而悲也在塗經行桑野

因見彼蜎蜎然微動之桑蟲久在桑野之中如我敦

然不移而獨宿亦在車下言獨宿思室家也見上之

體其情也○姚氏舜牧曰既東歸矣曷為其西悲也

曰此人情也置室家遠行非人情之所欲一旦釋甲

胄而完歸其喜悅當何如哉喜之之極不覺反生其

悽愴也○初往東時常虞罹於鋒鏑而今敦然獨宿

於車下視死於瘡痍亦天壤矣此士之所以懽幸也

○我徂東山惱惱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果羸

反力果

之實亦施

反羊豕

于宇伊威在室蠨

音蕭蛸

反所交

在戶

反後五

町

他反 頂

腫

他反 短

鹿場燭

以反

燿

以反 照

宵行

叶戶反

亦可畏

非叶

於反

也伊可懷

叶胡威反

也

集傳賦也果羸枯樓也

孔氏穎達曰本草云枯樓葉如瓜葉形兩兩相值蔓延青

黑色六月華七月實如瓜瓣是也

施延也蔓生延施于宇下也

曹氏粹中

曰果羸當蔓生野中今乃延入于宇之內矣

伊威鼠婦也室不埽則有之

陸氏佃曰爾雅曰伊威委黍一名鼠婦亦曰鼠負因溼化生今俗謂之溼生

蟪蛄小蜘蛛

也戶無人出入則結網當之

陸氏佃曰釋蟲云蟪蛄長跣郭璞曰今小蜘蛛

長股者俗呼喜子亦如蜘蛛布網垂絲著人衣當有親客至荊州河內之人謂之喜母

町腫舍

傍隙地也

程子曰廬傍畦壠伊尹作為區田一畝之中地長十八丈分

十八丈作十五町町間分十

四通通人行墾為田里所聚

無人焉故鹿以為場也

熠燿明不定貌宵行蟲名如蠶夜行喉下有光如螢

濮氏一之曰舊說以熠燿即螢以宵行為夜

飛與下章熠燿其羽相戾當知宵行乃蟲名

○章首

四句言其往來之勞在外之久故每章重言見其感

念之深遂言已東征而室廬荒廢至於如此亦可畏

矣然豈可畏而不歸哉亦可懷思而已此則述其歸

未至而思家之情也

集說

鄭氏康成曰室中久無人故有此五物是不足

可畏乃可為憂思○程子曰丁夫于役田事廢

室廬遂荒果羸以下是也在彼思念其如此也○嚴

氏桀曰室廬將近則家事纖悉一一上心此人之情

○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

鵲古玩鳴

于垤

田節反叶地一反

婦嘆于室洒埽穹窒我征聿至

叶入聲

有

敦

都迴反

瓜苦烝在栗薪自我不見于今三年

叶尼因反

集傳賦也鵲水鳥似鵲者也

陸氏璣曰鵲鵲雀也似鴻而大長頸赤喙白身

黑尾翅

垤蟻塚也

孔氏穎達曰輦土為塚以避溼○陸氏佃曰蟻將雨則出壅土成峰方言

曰其場謂之坻亦或謂之垤易占所謂蟻封其垤大雨將至是也一名蟻封今朔地蟻封其高大有如塚者所謂蟻塚蓋出於此

穹室見七月○將陰雨則穴處者先知

故蟻出垤而鸛就食之遂鳴于其上也

孔氏穎達曰將欲陰雨水

泉上潤故蟻避溼而上塚鸛是好水之鳥知天將雨故長鳴而喜也○黃氏一正曰鸛以喙相擊而鳴俯鳴則陰仰鳴則晴善知雨候者也行者之妻亦思其夫之勞苦而歎

息于家

鄭氏康成曰行者於陰雨尤苦婦念之則歎于室也

於是洒埽穹室以

待其歸而其夫之行忽已至矣

徐氏鳳彩曰聿至忽然而至居者方思行

者之勞行者適慰居者之顧也

因見苦瓜繫於栗薪之上

孔氏穎達曰敷是瓜

之繫蔓之貌

而曰自我之不見此亦已三年矣栗周土所

宜木與苦瓜皆微物也見之而喜則其行久而感深

可知矣

集說

程子曰有陰雨之候則婦思念其勞而悲歎又計其行之久念其將至我征聿至謂我之行

其遂至也念其將至而洒埽復恨其留繫之久見其
思望之情切也瓜之苦省人所不取常在其所以比
君子久留滯不還也○輔氏廣曰周公作此詩所以
述歸士之情而此章又述其歸士室家之情非通天
下為一已者孰能之○張氏彩曰鸛鳴感雨也婦歎
亦感雨也穹室洒埽以待其夫前此憂思不遑也苦
瓜在栗鄉土恒有之久征故不見也

○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倉庚于飛

熠燿其羽之子于歸皇駁

邦角反

其馬

叶滿補反

親結其縞

叶離

羅二音

九十其儀

叶宜俄二音

其新孔嘉

叶居宜居何二反

其舊如之

何

叶奚何二音

集傳賦而興也倉庚飛昏姻時也

鄭氏康成曰倉庚仲春而鳴嫁取之

候

熠燿鮮明也

劉氏瑾曰上章熠燿言宵行蟲之光故以為明不定貌此章言倉庚之羽

故以為鮮明集傳隨文解義類如此

黃白曰皇

孔氏穎達曰謂馬色有黃處有白處

白曰駮

孔氏穎達曰謂馬色有駮處有白處

縞婦人之褱

音

也母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詩經傳說彙纂

卷九

三六

戒女而為之施衿

其鵠反

結悅也

孔氏穎達曰釋器云婦人之衿謂之縞縞

綏也孫炎曰衿悅巾也案昏禮言結縞則縞當是悅○朱子曰士昏禮曰父送女命之曰戒之敬之夙夜無違命母施衿結悅曰勉之敬之夙夜無愆而事此親結其縞之事然也九其儀十其儀

言其儀之多也

黃氏佐曰古者昏禮之費省矣幣止於緇帛五兩牲止於魚祭而饋然承

筐無實亦非也故曰九十其儀

○賦時物以起興而言東征之歸士

未有室家者及時而昏姻既甚美矣其舊有室家者

相見而喜當如何耶

曹氏粹中曰新娶者猶甚善其配又況舊有偕老之志久別而

復見者乎

集說

輔氏廣曰倉庚于飛熠燿其羽雖以見昏姻之時又以言時物之美好也之子于歸皇駁其馬

亦言人情之所同喜也親結其縉九十其儀又見其禮儀之備舉也始歸而以得免死傷為幸歸近而不勝感念之切室家之望男女之及時此皆人之至情而周公體悉之而無遺此所謂唯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也

總論

朱氏公遷曰首章言敦彼獨宿夫之念其婦也三章言婦歎于室婦之念其夫也行者遇雨沾

體塗足室家思念於此為甚是以占其候而歎焉末章則新者及時舊者相見夫婦之樂可知矣周公之勞歸士亦本之人情而已○朱氏善曰聖人之所以能感人者以其以己之心度人之心而天下之人亦樂於效力而不患上之不我知也東山之詩述其歸而未至也則凡道途之遠歲月之久風雨之陵犯其飢

渴之困頓裳衣之以久而垢敝室廬之以久而荒廢
室家之以久而怨思皆其心之所苦而不敢言者我
則有以慰勞之及其歸而既至也則覩天時之和暢
聽禽鳥之和鳴而人情和悅適與景會舊有室家者
其既歸而相見固可樂未有室家者其既歸而新昏
尤可樂此皆其心之所願而不敢言者我則有以發
揚之莫苦於歸而在途之時而上之人能與之同其
憂莫喜於歸而相見之時而上之人能與之同其樂
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其是之謂歟

東山四章章十二句

集傳序曰一章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三章
言其室家之望女也四章樂男女之得及時也

君子之於人序其情而閔其勞所以說也說以使民民忘其死其唯東山乎愚謂完謂全師而歸無死傷之苦思謂未至而思有愴恨之懷至於室家望女男女及時亦皆其心之所願而不敢言者上之人乃先其未發而歌詠以勞苦之則其歡欣感激之情為何哉蓋古之勞詩皆如此其上下之際情志交孚雖家人父子之相語無以過之此其所以維持鞏固數百年而

無一旦土崩之患也

集說

朱子曰周公是王室至親諸侯連衡背叛當國大臣宜有坐視不救之理帥師征之

乃是正義周公之志非為身謀也為先王謀也非為先王謀也以身任天下之重也○輔氏廣曰七月述后稷公劉衣食斯民之事以告成王見君人之道也鵠鵠述已之勤勞以悟成王見為人臣之義也東山述歸士之意以慰勞之見用民之宜也三詩誠足以為萬世法非周公其孰能為之○嚴氏粲曰東山周公所作以勞歸士猶扶杜勞還役也扶杜述家人望歸之情東山述歸士思家之情其意則一然扶杜之辭簡東山之辭詳蓋周公與歸士居東三年患難同之情之繼繼言之諄復宜與扶杜不同也

附錄

鄭氏康成曰成王既得金縢之書親迎周

公周公歸攝政三監及淮夷叛周公乃東
伐之三年而後歸耳○許氏謙曰周公居東有
二自流言之行公則避而居東二年有風雷之
變而迎公以歸然後作大誥東征三年
而歸此詩則作於東征而歸之時也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

七羊反

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

斯亦孔之將

集傳賦也隋登曰斧方登曰斨征伐之用也

王氏質曰古專

征杖鉞黃金飾斧

四國四方之國也

范氏處義曰說者以四國為管蔡商奄而淮夷

亦在叛國之數乃不及之則知其非矣

皇匡也

董氏適曰齊詩作四國是匡賈公彥引以為據

將大也。○從軍之士以前篇周公勞已之勤故言此以荅其意曰東征之役既破我斧而缺我斨其勞甚矣然周公之為此舉蓋將使四方莫敢不一於正而後已其哀我也豈不大哉然則雖有破斧缺斨之勞而義有所不得辭矣夫管蔡流言以謗周公而公以六軍之衆往而征之使其心一有出於自私而不在於天下則撫之雖勤勞之雖至而從役之士豈能不怨也哉今觀此詩固足以見周公之心大公至正

天下信其無有一毫自愛之私抑又以見當是之時雖被堅執銳之人亦皆能以周公之心為心而不自為一身一家之計蓋亦莫非聖人之徒也學者於此熟玩而有得焉則其心正大而天地之情真可見矣

集說

歐陽氏修曰四國為亂周公征討凡三年至於斧破斯缺然後克之其難如此然周公必往征

之者以哀四國之人陷於逆亂耳○程子曰商奄始率管蔡為流言遂以叛將益動天下以傷壞王業惡日以滋當連誅也周公所以東征四國是皇也周公之心勤勞王家如其德亦甚大矣○蘇氏轍曰周公之東征亦四方是為非以救其身也使周公嫌於救其身潔身而退以避二叔之難則其亂將及於四

方如是而周公亦清矣然而未免於小也雖不嫌於自救哀人之不治而誅管蔡而後可以為大○朱氏善曰戮一人而天下服則向之不正者復反於正矣蓋其匡四國即所以哀我人匡四國者以其功言也哀我人者以其心言也惟其心即天地生物之心故其功即天地成物之功也是詩雖作於軍士然亦可謂知聖人者矣

○既破我斧又缺我錡

巨宜反叶
巨何反

周公東征四國是叱

五戈反

哀我人斯亦孔之嘉

叶居何反

集傳賦也錡鑿屬叱化

李氏樛曰化其惡而使之為善也

嘉善也

嚴氏

案曰言德之甚善也

集說

黃氏佐曰大抵二叔一挾武庚以叛人心未知

適從而為流言之轉移者有矣周公東征正欲

化此人心使之曉然知邪正之歸而

渾化於正大光明之中豈不善哉

○既破我斧又缺我鋹

音求

周公東征四國是邁

在羞反

哀

我人斯亦孔之休

集傳賦也鋹木屬邁歛而固之也

孔氏穎達曰邁訓為聚亦堅固之義

釋詁云邁歛聚也言四國之民於是歛聚不流散也

休美也

集說

范氏祖禹曰亦孔之休言四國平而天下和也

○黃氏佐曰流言一興四國將信將疑之中即

是民心不固處周公東征正所以歛固四國之人

心使之確然翁聚臣附於周而不至於渙散焉耳

總論

范氏處義曰周公東征不免用刑言其破缺甚之辭亦漂杵之類也明用刑非為一己之私

哀斯人將至於亂故以身任其責然則周公之心可為甚大甚善甚美矣○朱子曰破斧詩看聖人這般心下詩人直是形容得出古人做事苟利國家雖殺身為之而不辭如今人計較利害四國不安也得寧也得只是護了我斯我斧莫待缺壞了此詩說出極分明毛注却云四國是管蔡商奄詩裏多少處說四國如正是四國之類猶言四海他却不得這例自恁地說○須看那周公東征四國是皇見得周公用心得始

破斧三章章六句

集傳范氏曰象日以殺舜為事舜為天子也則

封之管蔡啟商以叛周公之為相也則誅之迹
雖不同其道則一也蓋象之禍及於舜而已故
舜封之管蔡流言將危周公以間王室得罪於
天下故周公誅之非周公誅之天下之所當誅
也周公豈得而私之哉

朱氏公遷曰舜為象計
故得全其友愛之天周

公為文武天下計不得不盡夫大公至正之道
集傳引此以明聖人處物之義而見周公無愧
也於舜也

集說

輔氏廣曰東山之詩周公能得歸士之心
也破斧之詩歸士能得周公之心也所謂

上下交而其志同者也

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

七喻反

妻如何匪媒不得

集傳比也柯斧柄也

孔氏穎達曰考工記車人云柯長三尺博三寸厚一寸有半五

分其長以其一為之首注云首六寸謂關頭斧也柯其柄也

克能也媒通二姓之

言者也

鄭氏康成曰將欲與彼合昏姻必先使媒氏下通其言昏必由媒交接設紹介皆所以養

廉恥

○周公居東之時東人言此以比平日欲見周公

之難

集說

顧氏起元曰伐柯之道惟斧乃能之以類求其類也此二句比儀型之無自媒所以用禮也此

二句比交際之無由皆是追敘昔日得見之難。錢氏天錫曰不重斧與媒只重不克不得上則無以觀禮無以成也。

附錄程子曰伐柯匪斧則不能取妻匪媒則不成言各有其道今欲周公之歸亦必有其道也。蘇氏輟曰伐柯而不用斧取妻而不用媒豈可得哉今成王欲治國彙周公而不召亦不可得也。

○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我覲古豆反之子籩豆有踐賤淺反

集傳比也則法也我東人自我也之子指其妻而言

也籩竹豆也邢氏曷曰籩以竹為之形制如豆亦受四升盛棗栗桃梅菱芡脯脩臠鮑糗餌

之屬豆木豆也邢氏曷曰豆以木為之其實四升用薦菹醢周禮醢人掌四豆之實朝事

之豆其實韭菹醯醢之類是也

踐行列之貌○言伐柯而有斧則不

過即此舊斧之柯而得其新柯之法

鄭氏康成曰伐柯者必用柯具

大小長短近取法於柯所謂不遠求也

娶妻而有媒則亦不過即此見

之而成其同牢之禮矣

劉氏瑾曰昏禮用特豚夫婦各一胖合升於鼎俎所謂同

牢而食也

東人言此以比今日得見周公之易深喜之

詞也

集說

姚氏舜牧曰嘗言伐柯矣今視此柯也則其端具於其身信乎柯必伐而後可識其則也嘗言

娶妻矣今觀之子也遵豆燦然其有踐信乎妻必娶而後可識其禮也蓋謂平日欲見公今一見之得挹

禮度之美不虛此額見之心故言之疊疊有深幸耳

附錄

程子曰二章言其道伐柯其取則不遠今欲反周公取則於周公可也周公者動必以禮者也

亦當以禮致之則周公可得而覲見也○曹氏粹中曰誠有斧矣則其所伐短長小大之則當視其所執誠有禮矣則其所陳邊豆多寡之數當稱其所宜踐重疊相踐履之意以見其豐厚也蓋周公之功當享備禮此乃所謂其則不遠者歟

總論

輔氏廣曰此詩但言其心事故不及於周公然既言其平日欲見公之難又言其今日得見公

之易則其心慰滿浹洽而無一毫不足之意可見使其所聞或過於所見或歟於所聞則烏得喜之如是哉○許氏謙曰東人之於周公被其風而化其德思慕之極瞻之固若在前也然而貴賤之殊道里

之遠亦未易見也故其企望如此及其因事而東則幸而得見故喜之而如二章之所言也

伐柯二章章四句

附錄孔氏穎達曰作伐柯詩者美周公也毛以爲周公攝政東征四國既定仍在東土已作鷓鴣之後未得雷風之前羣臣皆知周公有成就周道之志而成王猶未知之故周大夫作詩美周公以刺朝廷之不知鄭以爲周公避居東都三年之秋得雷風之後啟金縢之前王意稍悟欲迎周公而朝廷大夫猶有不知周公之志故周大夫作此詩以美周公刺彼朝廷大夫之不知也○程子曰伐柯乃既得罪人之後周公遲留未歸士大夫刺朝廷不知所以還周公之道之

案序伐柯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朱子
初說執柯以伐柯即此手中之柯而得其法以比王
欲迎周公亦不過反之於吾心則知所以迎之之道
則吾得見公而陳其邊豆之列將有日矣蓋用序義
也後以此詩難曉而我觀之子一句與九罍之詩同
二篇又相屬故推求其意以為東人欲見周公始難
而終易而為是深喜之詞然總作此看則與序所言
刺朝廷之不知皆非詩詞之所有者一也故竝錄諸
儒之從序說者
於右以俟考焉

九罍

反于逼

之魚鱓

反才損

魴

音房

我覲之子衮

反古本

衣繡裳

集傳興也九罍九囊之網也

孔氏穎達曰釋器云網罍謂之九罍九罍魚網

也孫炎曰謂魚之所入有九囊也

鱓似鰕而鱗細眼赤

許氏謙曰爾雅翼鱓魚目

中赤色一道橫貫瞳
多獨行見網輒避

鮐已見上

劉氏瑾曰見汝墳

皆魚之美

者也

毛氏萇曰鮐鮐大魚也○孔氏穎達曰驗今鮐

魚亦將不漏故言大耳非大於餘
魚也傳以為大者欲取大小為喻

我東人自我也之

子指周公也衮衣裳九章一曰龍二曰山三曰華蟲

雉也四曰火五曰宗彝虎雖

壘柚贖三音

也

爾雅雖印鼻而長尾

皆

續

音潰

於衣六曰藻七曰粉米八曰黼九曰黻皆繡於

裳

蔡氏沈曰龍取其變也山取其鎮也華蟲取其文

也火取其明也宗彝取其孝也藻水草取其潔也
粉米白米取其養也黼若斧形取其斷也黻兩已相
背取其辨也○梁氏益曰尚書益稷篇注曰舜十二

章周九章周以日月星辰畫於旂故衣裳九章天子之龍一升一降上公但

有降龍以龍首卷

音

然故謂之袞也

朱氏公遷曰周禮典命王之三

公八命冕服七章與侯伯同及出封則加一等而服袞孟子言周公封於魯則公以三公而受出封之命矣此所以有九章之袞衣也 ○此亦周公居東之時東人喜得見

之而言九罭之網則有鱣魴之魚矣我覲之子則見其袞衣繡裳之服矣

集說

朱氏公遷曰九罭之魚有鱣又有魴之子之服有衣又有裳皆二者兼備之意故以為興○姚

氏舜救曰惟九罭而後得鱣魴是甚不易見也今我覲之子而得覲袞衣繡裳之儀範焉此生亦何幸哉

○朱氏道行曰以非常之魚
不易網興非常之人不易觀

附錄

歐陽氏修曰周大夫以周公出居東都成王君

臣不知其心而不召使久處於外譬猶鱗魴大
魚反在九罋小罋因斥言周公云我觀之子衮衣繡
裳者上公之服也上公宜在朝廷者也○程子曰施
九罋之網則得鱗魴之魚用隆厚之禮則得
聖賢我欲觀之子當用上公禮服往逆之

○鴻飛遵渚公歸無所於女

音汝

信處

集傳興也遵循也渚小洲也女東人自相女也再宿

曰信○東人聞成王將迎周公又自相謂而言鴻飛

則遵渚矣公歸豈無所乎

朱子曰二章飛歸叶是句
腰亦用韻詩中亦有此體

今特於女信處而已

集說

黃氏一正曰鴻順時而動周公隨寓而安故又以為興也○張氏彩曰鴻飛雖有時遵渚而非

其久居之所言其別自有所也豈以公歸而無所乎今不過於女信處耳言暫寄跡也

附錄

程子曰此章言公之不得其所也鴻飛戾天者也今乃遵渚言不得其所蓋朝廷未以師保重

禮往逆也○陳氏鵬飛曰今公未歸其所於女朝廷之臣信能自安處乎

○鴻飛遵陸公歸不復於女信宿

集傳興也高平曰陸不復言將留相王室而不復來

東也

集說

季氏本曰鴻北向則歸而不復矣言周公既歸則留王室而不復來東也○姚氏舜牧曰鴻之

遵陸亦偶飛至此

興公信宿之意

附錄

毛氏萇曰陸非鴻所宜止宿猶處也○蘇氏轍

曰鴻飛而遵陸不得已也周公之在東亦猶是矣非其所願居也苟其不得已則義當復西耳

○是以有袞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

集傳賦也承上二章言周公信處信宿於此是以東

方有此服袞衣之人又願其且留於此無遽迎公以

歸歸則將不復來而使我心悲也

集說

姚氏舜牧曰是以有衮衣兮其欣仰亦何至無

至此○唐氏汝諤曰朝廷不可一日無公而公亦無
日不以朝廷為念則公之歸自有不遑恤乎人情者
但天下可喜而東人則可悲故願於信
處信宿之外得少留馬即以為幸也

附錄

歐陽氏修曰卒章因道東都之人留公之意云
衮衣雖宜在朝廷然無以公歸使我人思公而

悲也○詩人述東都之人猶能愛公所以刺朝廷之不
知也○程子曰此章祈反周公誠切之意是以猶所
以也○朝廷所以有衮衣之章用尊禮聖賢無以也
無以是服逆我公來歸無使士民之心悲思望公也
總論此朱氏善曰惟其信處信宿於此也是以東方有
以久虛君德不可以無輔人心天意不可以久拂則
必有迎公以歸者而使我心悲矣蓋留公者東人之

私情而迎公者天下之公論一人之私情不足以勝天下之公論此東人所以拳拳於公雖欲挽而留之而卒不可得也○沈氏守正曰此詩作於將歸之時首章敘得見之喜下三章切願留之情

附錄

呂氏祖謙曰成王既發金縢悔悟而迎周公其言曰惟朕小子其逆我國家禮亦宜之此正國

人之所望於朝廷者也首章曰我覲之子衮衣繡裳卒章曰是以有衮衣兮無以我公歸兮所謂禮亦宜之也乃此篇之大指也說詩者徒見信宿兩字偶相屬遂以為過宿曰信之信故其釋二章三章或以為西人語東人或以為東人自相語而不見國人深望乎上誠懇切至之意求一字之通而失一篇之旨學者苟能玩味程氏之說則詩人之心可見矣

九罇四章一章四句三章章三句

集說

朱子曰此詩分明是東人願其來故致願留之意公歸豈無所於汝但寓信處耳公

歸將不復來於汝但當寓信宿耳是以有袞衣兮是以兩字而今都不說蓋本謂緣公暫至於此是以此間有被袞衣之人其為東人願留之詩豈不甚明白止緣序有刺朝廷不知之句故後之說詩者悉委曲附會之費多少辭語到底鵲突其嘗謂去後千百年須有人知此意自看來直是盡得聖人之心○輔氏廣曰伐柯喜其得見之辭九罍願其久留之辭東人之愛公可見其有加而無已也使天下之人愛戴之如此則何為而不成宜乎制禮作樂而卒成周家太平之治也

附錄

程子曰周公居東未反士大夫始刺朝廷不知反周公之道伐柯是也既又思之切

刺之深責在朝廷之人不速還公也。○范氏處義曰：是詩與伐柯相類。然伐柯則言朝廷不能以禮迎周公，是詩則言周公之尊不當久處外地。詩辭可見也。○郝氏敬曰：一章謀所以迎公之禮，二章三章揣公必歸而託為辭，東人之語四章迎公西歸而託為東人留公之語，是時公居東已二年矣。信處宿諷王之速迎公也。王雖不諒公，公終未忍忘王往迎，則必反耳。東人悲公歸而朝廷不恤公，去序所以刺其不知也。

案伐柯九罍二篇序說以為皆周大夫美周公而責在朝之人不速迎公之詞。朱子改為東人愛慕公之詞，以末章語氣而定之也。然當時人情周大夫則願速迎公歸以相王室，東人則望公少留以盡私情，要為美周公其義一也。

狼跋

蒲末反

其胡載靈

丁四反

其尾公孫

音遜

碩膚赤舄

音昔几

几

集傳興也跋躡也

李氏巡曰跋躡行曰躡

胡頷下懸肉也載則

靈跲也

李氏巡曰跲卻頓曰靈○呂氏祖謙曰說文曰跲躡也

老狼有胡進而

躡其胡則退而跲其尾周公也

孔氏穎達曰箋以上言公歸皆是周

公故以此

孫讓碩大膚美也赤舄寃服之舄也

鄭氏康成

曰舄有三等亦舄為上寃服之舄則諸侯與王同

几几安重貌

王氏安石曰几人所憑以

為安故几

○周公雖遭疑謗然所以處之不失其常

故詩人美之言狼跋其胡則蹇其尾矣公遭流言之

變而其安肆自得乃如此

朱子曰此興是反說亦有些意義略似程子說但程

子說得深如狼性貪之類

蓋其道隆德盛而安土樂天有不足言

者所以遭大變而不失其常也夫公之被毀以管蔡

之流言也而詩人以為此非四國之所為乃公自讓

其大美而不居耳

劉氏瑾曰所謂四國蓋指管蔡商奄與破斧詩所言四國人不同也

蓋不使讒邪之口得以加乎公之忠聖此可見其愛

公之深敬公之至而其立言亦有法矣

輔氏廣曰公孫碩膚之說

自程子開端至
先生方盡其義

集說

程子曰周公居危疑之地終不能損其聖德者以其忠誠在於王家無貪欲之私心也狼獸之

貪者猛於求欲故陷於機穽羅繫前跋後蹏進退困險詩人取之以言夫狼之所以致禍難危困如是者以其有貪欲故也若周公者至公不私進退以道無利欲之蔽以謙遜自處不有其尊不矜其德故雖在危疑之地安步舒泰赤舄几几然也○只是形容周公一箇氣象乃孟子所謂晬面盎背四體不言而喻之意○蘇氏轍曰周公之輔成王亦多故矣二叔流言以病其外成王不信以憂其內人之視周公如狼然前憂其躡胡而後憂其跽尾也然周公居之從容自得而二患皆釋也○黃氏佐曰周公讓大美而弗之居寧退然以自晦焉是故事君則忠矣而莫孚於二叔豈二叔所能為哉乃公自讓其美焉爾治國則

誠矣而未信於四國豈四國所能致哉乃公自遜其美焉爾斯時也心無少忤於中而氣體從容自不少損於外常度何失乎○觀書一則曰在予小子非克有正二則曰在予小子若游大川可以見公孫碩膚之大概矣

○狼臆其尾載跋其胡公孫碩膚德音不瑕

叶洪孤反

集傳興也德音猶令聞也瑕疵病也

左傳晏子曰心平德和故詩曰

德音不瑕杜預注心平則德音無瑕闕

○程子曰周公之處已也夔夔

然存恭畏之心其存誠也蕩蕩然無顧慮之意所以不失其聖而德音不瑕也

集說

歐陽氏修曰卒章則直言其德之不可瑕疵也○朱氏道行曰德音就公之為人頌者言不瑕

即武王顯名不失之謂

總論

朱氏善曰物之累於形者其進退跋扈無所往而不病聖人之周於德者其進退從容無所往

而不宜蓋臨大難而不懼處大變而不憂斷大事而不疑非道隆德盛者固不足以語此非常人所能及也○錢氏天錫曰詩美公之處變而不失其常度令名由其心事光明正大故著之儀而儀如故問之人而人無間耳

狼跋二章章四句

集傳范氏曰神龍或潛或飛能大能小其變化

不測然得而畜之若犬羊然有欲故也唯其可
以畜之是以亦得醢而食之凡有欲之類莫不
可制焉唯聖人無欲故天地萬物不能易也富
貴貧賤死生如寒暑晝夜相代乎前吾豈有二
其心乎哉亦順受之而已矣舜受堯之天下不
以為泰孔子阨於陳蔡而不以為戚周公遠則
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而赤舄几几德音不瑕
其致一也

楊氏時曰狼跋之詩云公孫碩膚赤舄几几周公之遇謗何其安閑而不

邇也學詩者不在語言文字
當想其氣味則詩之意得矣

集說

孔氏穎達曰作狼跋詩者美周公也進退

其不失其聖也經二章皆云進退有難之事德音不瑕是不失聖也○張子曰狼跋美周公不失其聖卒能感人心於和平也

豳國七篇二十七章二百三句

集傳程元問於文中子曰敢問豳風何風也

曰變風也元曰周公之際亦有變風乎曰君臣相誚其能正乎成王終疑周公則風遂變

矣非周公至誠其孰卒正之哉元曰居變風之末何也曰夷王以下變風不復正矣夫子蓋傷之也故終之以豳風言變之可正也惟周公能之故係之以正變而克正危而克扶始終不失其本其惟周公乎係之豳遠矣哉○籥章歛豳詩以逆暑迎寒已見於七月之

篇矣又曰祈年於田祖則歛豳雅以樂田畯

鄭氏康成曰祈年祈豐年也田祖始耕田者謂神農也田畯古之先教田者祭蜡

音則歛幽頌以息老物

禮記郊特牲伊者氏始為蜡蜡也者索也

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鄭氏康成曰十二月建亥之月也求萬物而祭之者萬物助天成歲事至此為其老而勞乃祀而老息之則考之於詩未見

其篇章之所在故鄭氏三分七月之詩以當

之其道情思者為風正禮節者為雅樂成功

者為頌

劉氏瑾曰鄭氏分一章二章為風三章四章五章六章之半為雅又以六

章之半七章八章為頌又於篇章注云幽雅者以其言男女之正幽頌者以其言歲終人

功之

然一篇之詩首尾相應乃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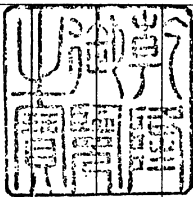
音取其一

節而偏用之恐無此理故王氏不取而但謂
本有是詩而亡之其說近是或者又疑但以
七月全篇隨事而變其音節或以為風或以
為雅或以為頌則於理為通而事亦可行如
又不然則雅頌之中凡為農事而作者皆可
冠以豳號其說具於大田良耜諸篇讀者擇
焉可也

集說

輔氏廣曰豳雅頌之說鄭氏固繆今當從或者之說而先生之說與王氏之說

相近若大田良耜諸篇或以音節不同而居
雅頌之中則固可從矣○饒氏魯曰雅有雅
之音頌有頌之音風有風之音故幽風亦
曰幽雅亦曰幽頌蓋一詩而備三體也



欽定詩經傳說彙纂卷九